



万物闹春

□ 杨金坤

父亲管春天不叫春天，叫闹春。我特别佩服父亲的用词，一个“闹”字把春天的声势描绘得淋漓尽致，仿佛大地之上、苍穹之下、天地之间的万物都从睡梦中苏醒过来，像火山爆发一样，把这个世界“闹”得生气蓬勃。冰封的河水，被习习春风的啧啧声“闹”醒，咯吱吱、咯吱吱，持续地撕裂断裂声不绝于耳，丝丝冰裂纹路“闹”着，或纵横捭阖，或层层叠叠，或细碎延伸，美得惊心动魄，仿佛一靠近它，深深浅浅的裂痕能炸出一个春天。潜伏在水底的鱼觉察到阳气上升，争先恐后“闹”到

水面，在尚未完全融化的冰块和冰片缝隙间游动，鱼和冰“闹”着，分不清哪是鱼哪是冰。“春江水暖鸭先知”，几只野鸭浮在水中，呱呱“闹”着，一会儿双脚倒立，一头扎进水中，一会儿翅膀张开，在水面上扑棱，溅起的水花在空中绽放，好像一颗颗珍珠闪烁着晶莹的光。

憋青了脸的柳树，从树身到树干，泛起一层青色，“闹”出鹅黄色的芽苞。回归的燕子在空旷的蓝天下，从远方一点点的黑，由小变大，一对一对向柳树飞来，在枝丫间嬉“闹”。燕尾似剪刀，在柳树的枝丫间剪来剪去，剪出万条绿丝绦。

阵阵春雷“闹”醒了大地，土地松软了，一棵棵小草探出头来，东张张，西望望，不知名的虫儿在土层里

伸个懒腰，慢慢地爬出来，朵朵迎春花绽放出喜悦和风情，收敛的寂静，在这一刻全部释放，死气沉沉的大地一夜间火热“闹”闹。

“立春雨水到，早起晚睡觉。”乡亲们纷纷奔向农资市场，买种子，买化肥，“闹”起了春耕。老牛与犁铧，始终不离不弃，一望无际的田野上，耕牛的“哞哞”叫声“闹”醒了一幅灵动的《春耕图》，掀翻起大地与泥土深处的第一缕春之气息。

试想，如果不以“闹”字来形容风吹、冰融、树萌、草长以及春天的万物，又有哪个字能替代它呢？也只有这个“闹”字，才能体现出春的萌动，春的喜悦，春的势不可挡。

当然，万物“闹”春也不是总可着劲儿一通

“闹”，“闹”过一段时间以后，一切仿佛安静下来。河水忘记了时光静静流淌；柳树结出了柳絮顺风漫飘；草儿一层层铺绿了大地；牛儿卧在坡上相互端详；庄稼悄悄地拔节生长。世间万物好像只剩下匀称的呼吸，炊烟、流云、村庄、田野，时间仿佛也静止在那一刻，悠悠的，一派恬静。

犹如大戏开场前的锣鼓喧嚣，一个“闹”字，“闹”散一切迷雾，“闹”破一切束缚，“闹”向一片新天地，“闹”出一个无与伦比的美丽春天。

(作者单位：山东省临清市人民检察院)
漫画/高岳

跳房子

□ 张红

冬日的一天，我去农村派出所采访，路过一处农家，从小园里传出一阵欢快的笑声，循声望去，三个小女孩正在玩“跳房子”游戏。此情此景，一下子勾起我的童年回忆。

上世纪70年代初，我在皖南山区一个叫祁门县的小城生活。

山区虽然风景优美，民风淳朴，但十分闭塞。童年的生活单调而乏味，没有洋娃娃、电动玩具，我们一帮小女孩便自己找乐。课余时间，平常日子，玩得最多的就是跳房子，踢毽子，捡石子儿。

“跳房子”游戏的形式很简单。我们几个小女孩来到空地，我是班干部，有着“组织能力”，一般由我用树枝在土地上画出让有着8个格子的“房子”轮廓后，在下面竖着的三个单独格子里分别写上1、2、3数字，第四排并列两个格子分别写上4和5，第五排也是单独一格，写上6，再往上是7、8左右两格并列，最上面的半弧顶端是“天空”，我写上大大的“天”字。

“好啦，开始！”整个“房子”画好之后，我一声令下，游戏开始。

我们用“锤子、剪刀、布”的方式确定先后秩序。我赢了，自然第一个进行。

在同伴们欢乐的拍手、呼喊中，我把一只布沙袋扔进第一格，再弯起左腿，右脚蹦蹦跳跳地进入，用右脚将布沙袋踢进第二格。然后，双脚合并，像青蛙一样跳进第二格，双脚把布沙袋夹起抛进第三格，接着右脚跳进第三格。就这样单脚、双脚交替着踢布沙袋，直到将布沙袋踢出顶端的“天空”，双脚跳出，伴随伙伴们欢呼声，完成了一次“挑战”，得了满分——10分。

接着，同伴们轮流重复着这些动作。如果谁在某一格失误就要扣分，并在下一轮从失误格做起。几轮以后，以得分最多者为第一名，以此类推。

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，“跳房子”游戏简单易行，但带给我们很多美好而快乐的回忆。夏天，我们跳得大汗淋漓。冬天，我们跳得浑身暖和，手脚从来不生冻疮。

岁月流逝。

成年后的我知道，“跳房子”游戏最早起源于古罗马帝国时期，主要用于步兵的军事训练。后来，“跳房子”游戏在整个欧洲蔓延，逐渐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儿童游戏。在我国，“跳房子”游戏始于清代，它不仅能提高儿童弹跳、奔跑和保持身体平衡、协调的能力，还能培养团结、互助和锻炼身体的意识。

我也深深体会到，孩子们在愉快的氛围中迎接挑战，形成积极进取、乐观、自信的意志和心理品质，增强成就感和幸福感。当然，孩子们在游戏中难免会遭遇挫折和失败。但为了继续游戏，必须克服这些负面情绪，无形中培养了自己承受失败、坚强面对的勇气，也发展了正确认识自我和他人能力。

如今，“跳房子”游戏在城市已经很少见到，孩子们早被各种时尚玩具、现代电子产品游戏所吸引。而在我心中，“跳房子”游戏如同一个美好而清晰的底片，深深烙印在心底，永远不会褪色。

(作者单位：安徽省芜湖市公安局镜湖分局)

人生似水

□ 苗伟

水是生命的源泉，孕育生命，滋养生命，同时也启迪人生。以水为师，观水悟道，是古往今来中国人正心见性、明理修身的重要方式。水的精神，水的智慧，水的力量，不啻为人生最好的老师。

水是一往无前的追求。《论语·子罕》讲，“子在川上曰，逝者如斯夫！不舍昼夜”。百川东到海，水知其路途遥远，而一刻不敢停歇。人生如流水，纵然每个人一天都是相同的24个小时，而人生的结果千差万别，根源就在于每个人不同的人生态度，困惑者、畏难者、惰怠者往往满足于今日的成就而停滞不前，就会困于一隅小天地，变成一潭死水，走向干涸破败。坚定者、勇敢者、奋进者永远以奔腾的姿态、澎湃的力量，孜孜的精神，朝着目标不舍昼夜地前行，成为命运的弄潮儿。

水是柔中有刚的力量。柔与刚孰强？春秋时期，常枞有疾，老子往问焉，曰：“先生疾矣，无遗教可以语诸弟子者乎？”常枞张其口而示老子曰：“吾齿存乎？”老子曰：“然”。“吾齿存乎？”老子曰：“已矣”。常枞曰：“子知之乎？”老子曰：“夫舌之存乎，岂非以其柔耶？齿之亡乎，岂非以其刚耶？”常枞曰：“嘻！是已。天下之事已尽矣，何以复语子哉？”舌存而齿亡，告诉我们刚强终不胜柔弱。《道德经》言，“人之生也柔弱，其死也坚强；草木之生也柔脆，其死也枯槁；

故曰坚强者死之徒，柔弱生之徒。”天下莫柔弱于水，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。水至柔而刚，柔克刚，弱胜强，这是辩证法的原理，也是大自然的规律。所谓水磨工夫，最可贵的就是日积月累、持之以恒，咬定目标，点滴推进，多积尺寸之功，方能久久为功。做人做事，都应似水一样，以柔弱之力收恒久之功。柔中有刚攻不破，刚中无柔不为坚，刚柔并济，以柔克刚才能通达圆融，守住原则，理事无碍。

水是包容博大的胸怀。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。“我来问道无余说，云在青天水在瓶。”水能上能下，上化为云雾，下化为雨露，可随高就低，也可随方就圆。水善利万物而不争，利他是水最可贵的品质，如古人所说“到江送客掉，出岳润民田”。今天，人们歌颂水的这种利他品格，“你高我就低，决不淹没你的优良；你低，我便涌来，绝不暴露你的缺点；你动，我便随行，绝不撇下你的孤单；你静，我便长守，绝不打扰你的安宁；你热，我便沸腾，绝不妨碍你的热情；你冷，我便凝固，绝不冷漠你的寒冷。”做人要有水一样的情怀，似一泓清泉，乍看深不可测，但又纯净透明，时时处处待人以诚、为人以真、处事以善，要有海一样的雅量，容人之过、容人之短、容人之长，美人之美，美美与共，以海纳百川、有容乃大的胸襟和气度，赢得他人的尊重和信任，自己的成就也就自然而然，水到渠成。

水是至清至洁的本心。上善若水，水是最好的净化器。东西无论多脏，只要到了水里，总能冲洗干净。从表面看，水藏垢纳污，其实它的本质，水净沙明，晶莹剔透，再浑浊的水，只要时间足够它都会自己变得清澈，无论与什么混同，水最后都能与他物分离、回归自己，不管在天地间如何

循环，水都保持了至清至洁的本色和本性。“有风方起浪，无潮水自平”，不滞外物的干扰，水才有了“持平”的境界。一如为人，真正得道之人善于治理自己，善于正己正人正物。人的心境要像水一样，即便容纳了很多的污垢，仍要冰清玉洁，不染尘埃，锤炼心如止水的定力和自我净化的能力，坚守自己的精神世界和价值坐标，不为外物动摇自己的本心，不好大喜功，张扬喧哗，不急功近利，轻薄浮夸，不随波逐流，人云亦云，保持“不争”“利万物”的谦虚，保持静水流深、沉稳自实的安宁。

水是匆匆而逝的年华。青山遮不住，毕竟东流去。多少先贤圣哲曾经感叹落花流水，岁月无情，我们也时常惋惜青春易逝，韶华难在。抽刀断水水更流，江水东流不复返。人生就像浪头一样，一波一波地逝去，要想拉回来是做不到的，这是一趟只能前进、不能后退的单向列车。水是生命最重要的成分，时间是人生最宝贵的财富。流年似水，人生看似漫长，然则昨天已经过去，似一场梦，明天还没有到来，是一个谜，只有今天才真正属于自己，甚至可以视只有此时此刻才真正属于自己。逝者不可追，来者犹可待。不为过去的得失而沉湎，不因将来的未知而迟疑。“劝君莫惜金缕衣，劝君惜取少年时。”我们要活在当下，珍惜当下，让岁月流金，走好人生之路的每一步。

观水、品水、悟水，愈发感到人生似水，水如人生。《道德经》总结“水德”有七：居善地，心善渊，与善仁，言善信，正善治，事善能，动善时。我们要向水而学、向水而行，书写自己的如水人生。

(作者单位：山西省委政法委)

你的荣光

□ 黎耀成

四海沐春晖
九州吐芳菲
红旗飘飘迎朝阳
水激浪
山滴翠
城乡处处披靓装
巨龙在腾飞
亲爱的党啊
你的荣光多珍贵
滚滚春潮托起
东方的壮美
飞天写传奇
下洋显神威
复兴画卷在铺展
壮山河
春又回
快马加鞭启新程
凯歌撼心扉
亲爱的党啊
你的荣光多珍贵
扬帆奋进树起
不朽的丰碑

(作者单位：湖北省黄梅县司法局)

深夜食堂

□ 朱彦涛

警车徐行，红蓝闪烁。奔波于宾馆、加油站，超市，人员登记、信息核验、防疫管理、消防设施，面面俱到；穿梭在乡间街头，盘查往来车辆，可疑人员，发现问题，消除隐患，确保平安。结束了数小时的清查，我倚靠在座位上，放下车窗，也暂时放下紧绷的自己。

月白风清，树影婆娑。此时的乡村像是披上了一层雾纱，虽不似城区那般光彩纷呈，却颇显神秘，古人云：“罗纱轻遮伊人面”，确是别有一番风味。我看向窗外，恍惚间失了神。

老街街道，灯光氤氲。“人间烟火气，最抚凡人心”。路灯掩映下，交错前行的，有闲闲上山、裹紧衣裳的下班路人；有背着书包、念念有词的下课学生；有嬉笑玩耍的孩

绿豆往事

□ 刘兰根

经常的，我熬上一锅绿豆粥或煮上一壶绿豆豆浆，放上红枣、香甜美味。煮好的绿豆沙放上白糖，蒸豆沙包，比点心都要好吃。

我对绿豆有着由衷的偏爱，颗颗碧绿的绿豆颜色喜人，绿豆又有着清热解毒等诸多功效，是厨房的必备佳品。

幼时的老家，母亲每年都会种些绿豆，绿豆的产量低，大块的地里舍不得种，母亲每年在玉米地里套种绿豆，母亲说是“棒子地里带绿豆”。绿豆随着玉米秸长起来，慢慢爬蔓到玉米秸上，暑天里，父亲套上小毛驴，拉上耢锄去除玉米地里的草，往往被爬长蔓的绿豆秧缠住，玉米地里又闷又热，蚊虫叮咬，父亲急于忙完去上班，便把气撒在牵小毛驴的母亲身上：“非得种这个绿豆，干活这个碍事……”一向脾气火爆的母亲此时却温和细语，赶紧表态：“过年一定不种绿豆了。”第二年夏天，玉米出苗后，母亲又拿上小盆，往缺

苗，小声数落的母亲；还有模糊在热气里、热火朝天的的小吃摊主。不远处，那孩子笑着指着警车，喊着“警察叔叔”，我的嘴角不禁微微上扬，亮灯见警，温暖不停。

小吃摊的阵阵香气飘来，肚里一阵奏乐，我和车内的同事相视而笑：“饿喽，回家。”

回到所内，辅警小陈兴冲冲地拉着我往食堂跑：“潮哥，咱阿姨煮的面是一绝，你刚来没多久，今天一定得尝尝。”一边扯着嗓子吆喝：“阿姨，两大碗面，啊，不，三大碗面，老三样！”

“老三样是哪三样？”我好奇起来。

“这你就懂了吧，辣椒、蒜瓣、醋啊。”

“咱们两个人，你要三碗面干嘛？”

“嘿嘿，你看我这一米九的大个，一碗能够吗？”

不一会儿，三碗热气腾腾的面条上桌。碗里赤红色的汤汁上浮着淡黄色的面条，煎蛋有了葱花的点缀，霸道地盖在面条上。可这煎蛋纵然强势，却盖不住这碗里扑棱棱的香气。一看一闻，这“香气味”已经占了两样。

我拿起醋瓶，沿着碗壁绕一圈，筷子一翻腾，一口面条

吸溜入口，鲜味迸发，咸淡适宜，回味无穷。

“潮哥，这个带动。”我看着小陈递过来的蒜瓣，笑着谢绝了他的好意。

碗里翻腾的热气，一下子迷了双眼，我的思绪回到了童年。那时，月明、风清、花香，我和母亲坐在门槛上，母亲问我，长大后想成为什么样的人，我回答：“想摘星星，追月亮”，答非所问，却妙趣横生。10年后，放学，家中、宵夜，母亲再次问我，我回答：“想不辜负，有价值。”

如今的我，肩负的是孩子们的童真美梦，是众学子的无忧求学，是黑夜里的万家灯火、是百姓的美好明天。身在基层，全天待命，恪尽职守，默默奉献，忙碌也甜。立警为民，不负韶华，几时的夙愿，我已然在路上。

热气消散，一大碗面，不知不觉已经被消灭。

不经意间一瞥，小陈正端起第三碗面，我一眼瞪去：“给我留半碗！”

(作者单位：江苏省响水县公安局老舍派出所)

母亲就会特意叮嘱我们这几天不能喝绿豆汤，有时我就想，那几粒有数的小小绿豆能有那么神奇的作用吗？想归想，还是记住吃药不喝绿豆汤，不吃绿豆饭。

有时母亲会大方地取出一碗绿豆，那是在麦收的前两天，母亲把这碗绿豆浸泡后倒在筛子上，盖上湿布沤，泡绿豆芽，等到麦收的那一天，绿豆钻出了寸长的小芽，用开水焯过，过凉水的手撵面，撒上一撮绿豆芽，浇上麻汁、醋、蒜泥，清香扑鼻，每个人都能吃上两三碗。

做绿豆杂面母亲也特别拿手，把绿豆在碾子上碾成面，取半碗绿豆面，掺上面粉，撵成又细又长的杂面，用葱花、花椒炝锅，锅里煮上北瓜，等北瓜八成熟时，下入杂面，让杂面多煮一会儿，等到汤汁变浓，加上盐就可以出锅了，蒜臼子里早已砸好了蒜泥，把炝好的葱花倒进去，面碗里加入一两勺葱花蒜泥，油珠子在汤里飘着，或大或小，用筷子轻轻点一下，又会变成更多的小油珠子，这一碗面带来的幸福感能回味无穷几天。

时隔多年，每次在超市看到绿豆，我都会忍不住多停留一会儿，一餐绿豆饭，总会让我想起母亲当年辛苦劳作的身影，那些和绿豆有关的往事就会一幕幕浮现在眼前。

(作者单位：河北省衡水市冀州区委政法委)

宣颐斋随笔

□ 王乾荣

某快讯网不知从哪儿找了一副人名对联：

莫言路遥余秋雨，可染悲鸿林风眠。

网上说这对联“堪称千古绝对”，说这六位名人人名字组成的对联，令人想起苏东坡词“莫听穿林打叶声，何妨吟啸且徐行”，意境高远，彰显着顽强从容，云云。

记得上世纪80年代，也流行一副人名联：

碧野田间牛得草，白杨林里马识途。

虽不能说此联是“千古绝对”，似乎比某快讯网的这个有意思。

“莫言路遥余秋雨”，句中点到的三人都是大作家，

被巧妙组合，有了意思，是“不要说路遥遥遇遇到秋雨”，很好很好。但“遇”字只好以同音的“于”来代替，其实这两字前者是四声yù，后者是二声yú，凑合表义吧。“可染悲鸿林风眠”，句中三人皆为顶尖画家，联结起来，意思却不大明了。“悲鸿”飞翔而“临风眠”也罢，但它似乎不是“可染”的。“林”还要同音的“临”来替代。“莫言路遥余秋雨，可染悲鸿林风眠”这两整句，似乎也不通——远路上的秋雨把临风而眠的悲鸿，“染”成什么样子了？这您也就只好“莫言”。

而“碧野田间牛得草，白杨林里马识途”，则工多了。田间一片绿茵，牛儿食草正欢，白杨林里，老马识途，兜兜转转，任意徜徉，诗情画意满满。

还有一副人名对：

大雨洗星海，长虹万籁天；冰莹成舍鲁，碧野林风眠。

此对气势磅礴，其中人物远了，对子却也有名。这里把“洗”(xiǎn)当“洗”(xì)用了，只差“一点”，权借一回吧。

人名联之所以有趣，一是对得巧，二是其中点到之人是大家熟悉的，否则难出效果。上述几副对联涉及的人，莫言、路遥、余秋雨如今无人不知；洗星海的《黄河大合唱》，不独响彻中华大地；马识途当代大作家，108岁人瑞，仍笔耕不辍；白杨的电影，仍留在一些老观众记忆里。但另外一些人，也许并不为目下青年所熟知，如

李可染、徐悲鸿、林风眠，现代早期画家；田间是著名抗日诗人；碧野以百万字讴歌新疆；林里，《人民日报》上世纪80年代名记；牛得草，豫剧名丑，“七品芝麻官”；孙大雨，早期著名翻译家、诗人；高长虹，谢冰莹，上世纪30年代名作家；万籁天，上世纪30年代电影名导；成舍我，上世纪30年代著名报人……关于他们的名字，必要时需加个小心，否则不能引起广泛共鸣。

历史名人人对子，想必大家也感兴趣，如：

蔺相如，司马相如，名相如，实不相如；

魏无忌，长孙无忌，彼无忌，此亦无忌。

蔺相如就是那位被廉颇将军“负荆请罪”的赵国上卿，名声大如。司马相如，西汉辞赋翘楚，恋爱专家，以

“琴挑”诱惑美姬卓文君私奔，竟然羡慕蔺相如而改名“司马相如”，其实他俩根本“不相如”。魏无忌和长孙无忌一般人不知，对联者借以相对也，不因名字相同而有所顾忌，何必为此计较？看个热闹吧。

本人参加一次笔会，把所有与会者名字嵌入一首打油诗，其中俩人，一位叫刘净植，一位叫李培禹，都是文友。关于他俩的诗句是：

刘净植施肥撒种辟浪漫，李培禹集云治水苗得雨。 骆耕漠大经济学家，苗得雨著名诗人，不是笔会人，借来他俩凑数，与李刘二位无大名者混搭，寓意“撒净种肥荒漠，播天雨润禾苗”，牵强附会，却显生气，活跃活跃气氛而已。